

# 男子嫖娼患性病致不育 凶残作案报复

云南丽江从2003年3月14日发现“小姐”被杀案件至2005年11月19日高校学生阿婷失踪,已先后发生时间跨度不同的五起“小姐”被杀案件。系列杀人案件都发生在野外,杀人对象都是“小姐”,作案的手段、方法基本一致,人被杀死后即被脱光衣服,现场反复勘查均未发现有价值的破案线索和证据,而以刑侦支队为主,古城区、玉龙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配合的专案组侦查工作一直没有间断过,但通过大量的侦破工作,案件均未得以突破。

罪嫌疑人有变态心理、报复心理,而“朱建平”长期玩“小姐”曾得过性病,娶妻后由于性病缠身其妻一直未能怀孕,他产生报复、变态心理的可能性极大;

四是在系列“小姐”被害案中,调查过程中反映出被杀“小姐”系被一操四川口音的男子用摩托车接走的,而“朱建平”本人原籍就是四川人,川腔相当浓厚。

调查得到的事实和结果也越来越支持警方的怀疑,系列“小姐”被杀案渐渐明朗。至此,“朱建平”的神秘面纱被层层剥开,夜幕下的魔影终于浮出水面,尘封已久的杀人案件被一一抽丝剥茧。

## 少年时就误入歧途

“朱建平”真名叫韩作绪,翻开他的人生轨迹,他的罪恶史罄竹难书,他的身上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

韩作绪,又名韩二娃,男,1972年1月生,小学文化,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永明镇澜田坝村人,粮农,曾用名胡先贵、杨冬,1996年他花100元买了一张名为“朱建平”的身份证,直至2005年12月30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时一直用“朱建平”这个名字隐藏其真实身份。

韩作绪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孤儿,是到韩家上门入赘的,先后生下了三个孩子,韩作绪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和妹妹,全家均在家务农。他七岁入学,在学校里经常受人欺负,

韩作绪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孤儿,是到韩家上门入赘的,先后生下了三个孩子,韩作绪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和妹妹,全家均在家务农。他七岁入学,在学校里经常受人欺负,读到小学三年级时,性格逆反心理较强的他辍学了,那年刚好10周岁。十五六岁时,游手好闲的他经常跟社会上比自己大的人鬼混,他们教他偷盗违法行为,在火车站、汽车站他将偷来的财物交给他们,他跟他们混在一起吃、住,慢慢地养成了偷盗、打架的习

惯。当时乡里还没有派出所,只成立了治安队,他因偷盗、打架的问题成为了治安队的“常客”和重点审查对象,还经常被处罚。他也曾想好好做人,但村里的人和认识他的人对他另眼看待。他长期在外流浪,渐渐的,他又和一些无业人员纠合在一起,盗窃、抢劫,无恶不作。1993年8月的一天,他因涉嫌抢劫、敲诈被成都市铁路警方收容审查。1993年8月4日至9月3日,经过一个月的收容审查,由父母花了1700元罚款被解除收容审查。出来后他寄住在亲戚家。

## 一天之内抢了8个人

俗话说:狗改不了吃屎。随后,他又认识了一群社会上的无业人员,其中,1991年以来,韩作绪和附近乡镇游手好闲无业人员郭洪伟纠合在一起,他们臭味相投,相互邀约,实施敲诈、撬门扭锁盗窃、抢劫、强奸、杀人,无恶不作。

时间追溯到1995年3月份,专案组侦查员们告诉了记者韩作绪在四川的犯罪记录:

1995年3月17日,韩作绪、郭洪伟两人到三台县的左家岩渡口附近一理发店准备理发时,发现有三名男子拿着刀子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韩、郭两人看着十分不顺眼,韩作绪一把将其中一名男子打趴在地,并夺走了他的刀子,郭洪伟让另两名男子蹲在地上,三名男子自知遇到了高手,势头不妙,乖乖地听从他们的“吩咐”。韩、郭遂将三名男子用手铐铐住带到附近的山梁树林中暴打了一顿后两人才大摇大摆扬长而去。

3月18日,韩作绪、郭洪伟两人在三台县永安电厂附近游荡时,发现有一名女子自行车链条坏了,自行车后还搭着一堆衣服,正愁眉不展,两人见状,帮她很快修好了自行

车。他们一起步行了大约一公里多,这时,郭洪伟悄悄对韩作绪说:“我们都是坏人,今天做了一天的好事,上天也不会对我们有好报,我看那女的有钱,干脆抢她的钱算了。”随即两人对其实施了抢劫,没抢到钱,两人恼羞成怒,于是,将该妇女挟持到阴家河坝,由韩作绪对其实实施强奸,抢走了该妇女一件呢子大衣、现金4元钱。

3月23日晚9时许,韩作绪、郭洪伟两人窜至永明初中校附近,韩作绪去解手回来时,郭洪伟告诉他用匕首将一学生捅死了。

另据了解,经四川警方查实,韩作绪还于1993年至1995年伙同郭洪伟等人先后在永明乡河堰、绵阳松垭等地,用匕首、棍棒、手铐等凶器将宋某、王某、谭某等人殴打后,抢走600余元现金、麦冬140斤及衣服、鞋子等财物。

韩作绪在逃亡过程中,那时候简直穷疯了,一天之内抢了8个人,抢到了20多元钱。”

## 罪行累累出逃11年

据四川警方介绍,韩、郭杀死一名永明初中校学生后,两人分头逃亡,后郭洪伟在四川一建筑工地杀人被警方抓获,因抢劫、强奸、盗窃、杀人等罪被执行了死刑,韩作绪则作案后一直潜逃在外。

而韩作绪在逃亡过程中,无处藏身,像一只惊弓之鸟。1995年6月,他躲到了绵阳市游仙区石板镇园坝村一亲戚家中,帮亲戚家做点农活。可好逸恶劳、胆大妄为、有恃无恐的本性在他身上暴露无遗。

1995年9月的一天,他向一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借钱,可多次跟他借却不借给韩作绪。为了“教训”一下老同学,9月3日晚,他窜到该同学家中,用手铐将他铐在院子背后的树上,然后窜进房间,抢走了一台电视机和10元钱人民币。

1995年10月10日下午,他路过松垭镇一个村庄时,听见身后有两个小女孩说:“前面这个人好像是‘偷鸡贼’。”因这一带村子里鸡、鸭经常被盗,这两个女孩还将他当成了“偷鸡贼”。他很气愤,于是就把她们用手铐铐住,带到山上对其中一女孩进行奸污。临走时,他恶狠狠地说:“晓不晓得什么是‘偷鸡贼’,这就是‘偷鸡贼’。”

1995年10月14日,他和村子里的一些人打牌,赢了25元,并花了这25元买了一把刀子。当天下午,他带着刀子到游仙区石板镇元霸村一商店抢钱,发现商店里只有一名30岁左右的妇女后,他对这名姓涂的妇女实施抢劫,她一喊叫,他心一急,用随身携带的刀子将该妇女杀死。

在杀死姓涂的妇女后,他先后逃到了北京密云县、怀柔县、大兴县,山西太原,陕西西安,湖北武汉、襄樊等地的建筑工地上打零工糊口,可他根本不适应建筑工地高强度的体力活。1996年年初,他逃到了云南怒江州兰坪县,在当地砖瓦厂做小工,同年年底来到玉龙县石头乡、石鼓镇一带砖瓦厂以打零工为生。其间,他路过大理州鹤庆县时,发现有人在卖身份证,其中有一张身份证上的照片和他的相貌十分相似,他就花100元买下了署名为“朱建平”的身份证。

他逃出四川后,他的父母在家里整天胆战心惊,特别是逢年过节,警察24小时在家中等待落网的韩作绪,全家在提心吊胆中整整煎熬了11年。

## 诸事“不顺”,走向罪恶深渊

就在这个时候,妻子阿丽走进了他的生活。

1998年,阿丽在昆明某学校读书,假期回家后认识了在瓦厂做工的韩作绪。2002年1月,两人正式结婚。2003

年3月,阿丽的父亲拿出家里的积蓄,凑足了10万余元钱,两人在丽江三家村转台旁某酒店出租房租了两个门面,开了一个摩托车店卖摩托车。

然而,在经营过程中,因韩作绪不懂经营之道,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原本老岳父给他们夫妻俩做生意的本钱已几乎血本无归,所剩无几,妻子也和他常常吵架。租房合同到期后,他将摩托车店转让给了别人。后来的一天晚上,他在吃烧烤回家的路上,遭到了别人的抢劫,同时,腿还被人打断。

是夜,面对眼前捉襟见肘的日子,韩作绪愁眉不展,垂头叹气,暗自思忖:“我已是三十老几的人了,虽然寄人篱下,但妻子全家对自己关爱备至,自己却一事无成,要钱没钱,要事业没事业,我可能作恶太多,这也许是上天对我的惩罚。”骨子里就不安分的他想发泄自己,开始找“小姐”放纵。

然而,2003年初,他在嫖娼过程中被染上了性病。找药治疗时,医生恐吓他性病的危害性,花了他不少冤枉钱,用他的话说被医生敲诈了一大笔钱。有一天,他和几个“小姐”打牌,话语间流露出对他的歧视,韩作绪对“小姐”这副趾高气扬、目中无人的神态十分气愤,那心里像被蜜蜂蜇了一下,心里暗暗地想:“妈的,不就是卖淫的婊子嘛,有什么了不起,总有一天老子要收拾你们。”还有一次,在家里,他跟媳妇吵架,她让他“滚”,这让他很难过,让他伤透了心,想想自己至今还一事无成,没有事业,没有前途,同时还是一名通缉犯,有家难归,好不容易有一个“家”,媳妇还这样对待自己。那天他心里就想杀人,他心里想:反正在四川已杀了人,迟早要被公安机关抓获,杀一个是杀,杀十个也是杀。在这样的心态下,他视他人生命如草芥,从此次踏上了疯狂的残害他人、报复社会的战车。

据《生活新报》

# 面包车挟劫奸杀女学生事件连发? 谣言

去年“高州工商人员打死高考状元”的谣言刚刚过去了一年,而今,同隶属广东茂名管辖的信宜市市区又传出一“面包车挟劫奸杀女学生事件”。此信息除在民间传播外,还在网络和手机短信中传播,虽有多种版本,但其传播主要内容大概是:“在信宜市区,有歹徒一到晚上就开着面包车出来游逛,主要针对学生,捉到一人后,男的卖给一些需要更换内脏的人,女的则奸杀后挖去内脏。”由于这骇人听闻的信息传得有板有眼,弄得满城风雨,以致很多年轻的女性晚上不敢出门,人心惶惶。

其真相究竟如何?前、昨两天,记者在信宜采访并从该市有关部门得到证实:近期社会上所盛传的信宜有女学生被挟或奸杀事件,纯属谣言!信宜教育城至今也未发现有一个学生失踪。

## 网上谣言满天飞

昨天,记者上网搜索发现,关于信宜“面包车事件”的网上留言已经“满天飞”。这些网上留言最早出现在今年6月初,开始留言者仅是称在信宜市区发生了几起抢劫、强奸案,数人失踪。到了6月中旬就演变成了失踪者有男有女,全部是被人挖去内脏。而这几天的网上留言更是达到了高峰。

有一网民在网上说:信宜发生一连串的面包车捉人事件,信宜从此陷入恐慌。前段时间,信宜这个小城里出现了几部中型面包车,一到晚上,就出来游逛。当发现有单独的或两个女性一起行走时,就飞快将她们拉上车,然后迅速离开。而且,那些女同胞一去就

近来发生了许多人失踪案件,搞得人心惶惶。更令人害怕的是,最近在信宜锦江河里发现两具尸体,打捞上来后发现死者的心脏已经没了。该网民说,现在信宜人都在流传,有人专做这种“生意”,他们专捉单身行街的人,捉到后当牲口一样卖给一些需要更换内脏的人,以赚取高额利润。

另一网民6月20日在网上的留言更显得“真实”：“高考这段时间,信宜发生了一件人心惶惶的事。我所在的学校,全校上至老师下至学生,大家都在传一件事:信宜市区出现了一辆面包车,不,应该有很多辆,都是没有车牌的。爸爸说,要我别上街了,听说,教育城高中那边有个女学生,刚下校车,立刻被一辆面包车里的男人拉上了车!校车司机迅速追上去,可惜,面包车



谣言通过手机短信传播

开得太快了!追赶不上……今天,同桌跟我说,有个女孩被面包车捉走后,被强奸了!完了之后,把女孩扔下了车,女孩想不开,自杀了……听同学说,他的阿姨有一次和朋友一起上街,阿姨走开了一下,等转身回来,看见朋友被拉上了一辆面包车,阿姨就大喊,有人去追面包车,终于一小会儿,就开走了,但人们已无法在公路上找到女人身影了!他们连大肚婆也不放过!他们要孕妇的胎盘卖!胎盘没了,孩子也就没了,一尸两命!”

“我们(信宜)市教育城已无缘无故失踪了81个学生

了!”昨天下午,一报料人发给记者的短信更是危言耸听。

## 单身女性夜间不敢出门

“面包车事件”在信宜市区已经到了街知巷闻、人所尽知的地步。

在信宜汽车站,几乎每一个摩托车司机都听说过此事。他们说,现在晚上已经很少有单身女性出门了,街上冷清了许多,他们的生意也少了许多。他们表示都是听别人说的,但具体发生在什么地方、有多少受害者,谁也不清楚。对事情的真假,他们说“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但希望能尽早知道事实真相。

在信宜某饭店的多名服务员也表示知道此事,她们说此事已经闹得人心惶惶,弄得不少学生不敢回学校上课。其中一服务员说,她为此曾经问过

一些朋友,知道前段时间信宜发生过抢劫单身女性的案件,但根本不存在杀人卖器官的事情。

当地一市民还把手机内一条短信给记者看,上面写着:“从上月至今已经有20多个在校的高中女学生被开着一部面包车的人捉走了,近日在锦江河不断有尸体浮上来。”该市民说,因为此事传得太夸张了,所以他不相信。

在信宜教育城高中部(信宜中学),记者采访的几名中学生都听说过有关“面包车事件”。一学生说,现在老师要求外宿的学生要在家长陪同下才能回家,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学校发生学生失踪的事件。

## 有关部门:纯属谣言

针对“信宜市教育城已无缘无故有81个学生失踪”的传言,昨天下午,记者先后致电该教育城的小学、初中、高中部了解情况。自称是高中部校办主任的袁某称,至今他们也未曾听说过有女学生被挟劫,甚至被奸杀的事,没有学生因此失踪,“网络或社会上所传播的绝对是谣言!”袁主任强调说。

而自称是初中部办公室的吴先生也声称,中考期间他们初中部没有一名学生缺席考试,说教育城有学生被奸杀或失踪,纯属谣传!小学部办公室接电话的女老师梁某表示,约在四五月份,她曾听说过有面包车捉女人的事,不知

是不是学生,但绝对不是发生在教育城的事,称他们小学部也没有学生失踪。

信宜中学分管政教的杨副校长也肯定地对记者说,该校自2003年4月21日搬到教育城至今,从未失踪过一个学生。“如果真的像网上传言我们这里失踪了这么多学生,我这个副校长还可以安稳坐在这里吗?”杨副校长笑了笑后,这样驳斥说。

信宜市教育局局长罗信熙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现在学校非常重视学生安全问题,如发生学生失踪或伤害等事故,规定学校两小时内要逐级上报,而信宜市教育局到目前为止从没接过学生失踪或被挟劫、强奸的报告,社会上盛传的肯定是谣言,是无稽之谈。

对于“面包车事件”的谣言,信宜市委办的一名人士强调说,该市今年从未发生过强奸后被杀死或失踪后被卖器官的案件,也从来没有在锦江河、尚文水库等水域发现被挖去器官的尸体。

他向记者透露说:大约在今年三四月份,该市确实发生过有女生被白色面包车劫持,强奸个案,但5月底以来,再也没发生过类似针对女学生或女性的强奸劫杀案件。他表示,信宜市委、市政府对三四月份所发生的女学生被面包车劫持、强奸个案,予以高度重视,已要求公安机关重点监控,并尽快破案。目前,该市公安机关已集中警力,全力侦查这类案件。

据《广州日报》